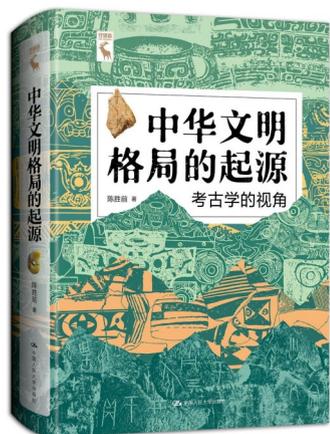


/// 读本好书

以考古学视角探寻中华文明源头

——读陈胜前《中华文明格局的起源》



■ 林 颐

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这种内在的凝聚力在世界文明范围内都是独一份的，其原因在哪？

让我们一起追本溯源，从考古学的视角，看看中华文明是怎样形成的，并了解、把握文明初创的结构特征。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

教授，陈胜前长期致力于从考古学的视角阐释中华文明的起源，其新作《中华文明格局的起源》(副标题：考古学的视角)仍然贯彻此宗旨。

陈胜前的著作，比如《中华文化基因的起源》《思考考古》，包括本书在内，都着重讨论了考古学的意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想向读者们强调一点：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实物遗存，考古学研究提供的是一个维度的真实(通过实物遗存研究实现的)，并不以是否符合文献记载或者某个理论模型为目的。

普通读者对历史的认知基本来源于文字的记载。但我们往往忽视了，相对于地球五十亿年的自然史，相对于人类百万年的进化史，文明只有一万多年的时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更只有短短的五六千年。文字记录的历史很可能经历了多次的删改，有关早期文明的历史文献更是往往带有传说的性质，可能存在移花接木的情况；若想拨云见雾，必须向着那些不能说话的“旧物堆”里去翻

查，依靠新的考古发现与科技手段，然后才是与文献历史的印证，重新建立一种合理的基于实物遗存分析的历史真实。

所以，陈胜前不断强调这一点。这是理解考古学、理解历史、理解中华文明的基本前提。

陈胜前提出，中国同时有两大重要的农业起源中心，北方以粟、黍种植为中心的旱作农业与长江中下游的稻作农业。两地农业起源时间差不多，都有旧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遗址，显示出各自独立的文化发展序列。南北互补，互为缓冲，这对后来中华文明的发展意义重大。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南方这个巨大的缓冲地带是重要原因。

除了理论综述和学术观点的争锋，书中还有很多对具体考古发现的阐述，可以与陈胜前所主张的论点相互印证。比如良渚模式、红山模式、石家河模式、中原模式、南佐模式等等。在这些遗址的发掘中，陈胜前找到了一个有意思的共性

——大量玉器。辽西、中原、长江中下游……遍布全国各地的遗址以及玉器的出土，证明了中国人对玉的喜爱由来已久。陈胜前认为，对玉的喜爱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特性，他将玉石看做中国文化精神的物化表现形式，玉石寓意着刚健、仁爱、中和、和平等。

陈胜前认为，中华文明是融合而成的。这个融合既具有长期的发展过程，也具有短时间的突发性表现。当融合早就是中华文明的习惯性特征，并且成为中华文化传统的结构特点，那么在后来的历史阶段，融合就必定是首选的文化应对策略(尽管不是唯一的文化应对策略)。二里头文化就是大融合的结果，同时也是大扩散的开端。按照“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公布的成果，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可以归纳为：万年前奠基，八千年前起步，六千年前加速，五千年前进入。这就是我们中华早期文明的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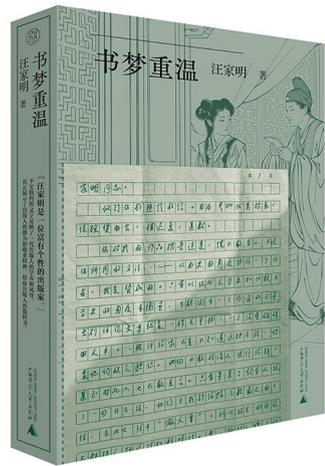
从大分化、大融合，再到大扩散，陈胜前认为，史前中国文明化进程完成的标志就是夏王

朝的建立。究竟有没有夏朝呢？学界迄今仍然没有公认的答案。陈胜前坚持“有”的立场。陈胜前所提供的根据，首先是典籍出现的“禹会诸侯”的记载，然后是安徽怀远禹会村遗址的发掘。他认为，这与文献所载的商汤灭夏能够对应上。陈胜前引用了当代著名考古学家邹衡的观点，认为二里头遗址的一至四期就是夏文化。在陈胜前看来，尽管夏王朝的兴起可能与古史传说有较大出入，但是，关于夏王朝的古史记载与考古发现的契合是我们相信夏王朝存在的基础。

这部著作作为读者提供了启发性的思路，论证了考古学的价值，同时点明了一些仍需商榷的问题。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这也是考古学赋予我们看问题的一种方法论吧。诚如陈胜前所说：“面对种种争议，考古学其实波澜不惊，因为实物遗存就在那里。”历史沉默不言，像一个透明的谜团，但是，人们一直在尝试靠近它、了解它、读懂它……

书缘何曾了 书梦几曾休

——读汪家明《书梦重温》



■ 刘 敬

身处“流量时代”，心恋纸质书籍——这可能是一个编者、一个出版人最为突出、最难以割舍的职业情怀吧。

《书梦重温》是知名出版家汪家明所著的随笔集。本书不仅是汪家明对个人阅读生涯的深情回顾，更是一场其对书籍以及书籍所承载的文化、历史和生命意义、人生哲理等的深刻探寻，恰如一部丰富而细腻交响曲，悄然引领我们走进人与书相伴的世界，虔敬感受那份源于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执着。全书40篇文章，或长或短，洒脱率性，平实中见典雅，畅快中透智慧。汪家明以满腹学识与卓然洞见，从读者、编者、作者及出版者的多重角度，于娓娓道来中生动呈现了书籍对于一个人精神成长、生命轨迹的深远影响。

毋庸置疑，一个人的阅读史即是其成长史。《书梦重温》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作者汪家明与书籍之间绵柔细腻的情感联系。通过阅读本书，我们得以

窥见汪家明在不同人生阶段与书籍的亲密接触，以及这些书籍如何影响并塑造了他的人生观、价值观等。一篇篇非虚构笔记，或温馨感人，或意蕴深厚，无不透露出汪家明对书籍的热爱与敬畏——他既是一个读者，更是一个与书籍对话、与写作人共鸣的思考者与传承者。譬如，上世纪70年代，汪家明“偶遇”《茶花女》，阿芒与玛格丽特的爱情悲剧，如一道炫目的携带着超能量的闪电，不偏不倚地击中了他：“我一动不动，陷入无法摆脱的悲哀。此后，足有一个星期，我郁郁寡欢。我相信，那悲哀的因子，仍弥漫在那小屋、那幽暗的后窗、那杂草丛生的小院里，尽管我家早已搬离。”他亦因此坚信：“小仲马即使只有这一部不足20万字的小说，也已胜过他父亲大仲马《三个火枪手》《基督

山伯爵》等数十部巨著了！”

书缘即人缘，缱绻又缠绵。一个好作家，一部好作品，总能带给人以无穷的力量与无尽的启示。“只有从现代文学史和比较文学史的角度来衡量，才能测出一个作家的分量，否则评论文章就是一杆无星秤，一个没有砝码的天平……所以现在的评论大都缺乏科学性和鲜明性，淡而无味，像一瓶跑了气的啤酒……”汪曾祺先生曾多次给汪家明亲笔回信，其间的谆谆教诲，直让汪家明倍觉醍醐灌顶，胆气陡生见月明。是的，汪家明以自己与书、与作家及出版人等的相遇、相交、相知为主线，巧妙串联起了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故事，诸如张洁、灰娃、范用、姜德明、沈昌文等，皆是故事的主角。这些故事不仅彰显了作者与这些文化名家之间的深情厚谊、文化圈内精神

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更让我们看到了文化工作者之间的惺惺相惜、互帮互助与心灵启迪等。而这种深层的文化情感，使得《书梦重温》不仅仅是一部普通的回忆录，更是一部充满了人文情怀与文化底韵的厚重之作。

清代朱锡绶于《幽梦续影》中言道：“为雪朱阑，为花粉墙，为鸟疏枝，为鱼广池，为素心开三径。”在《书梦重温》相关篇目中，通过对《七札》《楮柿楼集》《为书籍的一生》及《老照片》等书籍“前世今生”的了解，我们还会情不自禁地为汪家明作为出版家对于书籍品质、文化价值的坚守与追求而点赞。至于《书梦重温》书页间点缀穿插的众多名家合照、手稿书影及往来信件图等，更是珍贵之至，宜赏宜藏，令人不忍释卷，心生欢喜。